



回忆我的母亲

□杨绛

我曾写过《回忆我的父亲》《回忆我的祖母》，我很奇怪，怎么没写《回忆我的母亲》呢？大概因为接触较少。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，而且我总觉得，妈妈只疼大弟弟，不喜欢我，我脾气不好。女佣们都说：“四小姐最难伺候。”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。我的要求不高，我爱整齐，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，她们就是不依我。

我妈妈忠厚老实，绝不敏捷。如果受了欺辱，她往往感觉不到，事后才明白，“哦，她（或他）在笑我”，或“哦，他（或她）在骂我”。但是她从不计较，不久都忘了。她心胸宽大，不念旧恶，所以能和任何人和好相处，一辈子没一个冤家。

妈妈并不笨，该说她很聪明。她出身富商家，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。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，还擅长女红。我出生那年，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纫机。她买了衣料自己裁，自己缝，在缝纫机上缝，一会儿就做出套衣服。

妈妈缝纫之余，常爱看看小说，旧小说如《缀白裘》，她看得吃吃地笑。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，例如看了苏梅的《棘

心》，又读她的《绿天》，就对我说：“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《绿天》的调儿呀？”我说：“苏梅就是苏雪林啊！”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，冰心是名牌女作家，但不如谁谁谁。我觉得都恰当。

妈妈每晚记账，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，爸爸就夺过笔来，写“糊涂账”，不许她多费心思了。但据爸爸说，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，一辈子没错过一天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她是个忙人，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。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，常常调动，从上海调苏州，苏州调杭州，杭州调回北京，北京又调回上海。

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，改行做律师了。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，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。妈妈当然更忙了。接下来日寇侵华，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，妈妈得了恶疾，一病不起，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。

我想念妈妈，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《回忆我的母亲》啊？

我早已无父无母，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，独在灯下，写完这篇《回忆我的母亲》，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。

嚼“菜根”之滋味

□林振宇

“菜根”指《菜根谭》。旧语有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读书滋味长”三味之说，菜根为其中之一。嚼菜根滋味者，必是淡定执着、宠辱不惊之人；得菜根智慧者，必是涵养品德、大智大勇之士；践菜根真行者，必是金玉人品、济世经邦之才。

《菜根谭》为语录体，读之朗朗上口，其绝大多数人感悟直到今天仍有指导为人处世的现实意义，这或许是它流传不衰的缘故吧。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在这里，没有战火烽烟、金戈铁马，也没有钩心斗角、尖峰对决，于平淡中看百态人生，在细微处尽显中国式人生智慧。

如何修身？《菜根谭》曰：“天薄我以福，吾厚吾德以迓之。天劳我以形，吾逸吾心以补之。天厄我以遇，吾享吾道以通之。天且奈我何哉？”意思是说，假如天不给我多少福分，我就加强我的德行来对待。假如天劳累我的身体，我就用逸养心境的方法加以补偿。假如天在我的际遇中设置了很多困苦，我就开拓出自己的道路闯过难关。那么天又能对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又说：“做人要存一点素心”“厚德载物，雅量容人”“留正气给天地，遗清名于乾坤”……这些精妙的做人之道，对修身来说大有裨益。

如何涉世？《菜根谭》曰：“涉世浅，点染亦浅；历事深，机械亦深。故君子与其练达，不若朴鲁；与其曲谨，不若疏狂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的阅历越浅，他所受世俗恶习的沾染必然也越浅；一个人饱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，他内心的奸诈虚伪必然也越深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，与其处世圆滑机敏，倒不如保持质朴爽快的天性；与其事事拘谨小心，倒不如狂放豪迈一些为好。书中还说道，“冷静观人，理智处世”“君子居安思危，亦无用其技。”这些精妙的处世哲学，都有感而发，发人警醒。

大家V微语

作家的使命

□徐则臣

●面对一门艺术步入自身发展的瓶颈，作家的使命何在？那就是意识到问题所在后，基于自身对艺术的理解与认知，做开疆拓土的尝试。

●意识到了，有那么一点理解和能力，那就勇敢地跳下水，摸着石头过河。事实上，文学的演进从来如此。如果说，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，那么，当这个世界发生巨变时，文学理应做相应变化和调整。未必是亦步亦趋，但它得变。由此，才有所谓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，一代人有一

代人的文学。

●由唐而宋而元而明清，文学一直在进行相应调整，可见每一个节点，文学都在脱胎换骨，换个说法是：文学一直在开疆拓土。历代历代的诗人、作家们没有懈怠，世易时移，他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。到今天，我想谁也不会否认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，不仅在中国，整个世界同期都在经历以信息化、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巨变。面对如此巨变，“这一代的”文学将会以何种面貌示人？

●当然，文学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立刻面目全非的，文学之变是渐变。渐变也是变，渐变也需要文学从业者们去奋力推进。

●当你面对既有的文学表达有所厌倦，当你觉得驾轻就熟的表达对这个变化了的现实力有不逮时，那就是你该反思、寻找和尝试的时候了。

●这是文学这一行当赋予它的从业者的使命。

戥剪子 磨菜刀

□黄勋杰

小区最近来了一位戥剪子、磨菜刀的老大爷。“戥剪子喽，磨菜刀……”小区特有的宁静常常被那拖着长腔的吆喝声打断。听妻子说，老人家是外省的，今年七十多岁了，跟着儿子来咱这定居，想出来靠老手艺赚点钱，帮衬着点儿家里。

但这老手艺，在今天还能有生意吗？磨一把菜刀要十五元，一把剪刀要二十元，而现在的菜刀、剪刀并不贵，买一把新的，也不过如此……

周末下午，听到“戥剪子，磨菜刀”的吆喝声，妻子和儿子便像听到信号似的，取出家里的剪刀冲出去，我也好奇地跟了出去。老大爷头发已全白，手上结满老茧，骑着自行车，车后面戴着一个木箱子，里面有磨石、铁刨子等工具。只见老大爷将切刀平放固定，再双手推铲，沿刀口上面削去，翻过来再削另一面，使刀口变薄。接着蘸水润湿磨刀石，双手持刀进行磨砺，一面磨完，再磨另一面。间或停磨，用大拇指横刮刀口，以试锋利否……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的确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。

回到家，我抢先说道：“咱家的菜刀刚买不久，不用磨，实在不行，买，也没几个钱……”妻子说：“老大爷不容易，支持人家生意嘛，顺带教育儿子……”妻子的话让我无言以对。记得妻子常教导儿子，如果见到卖东西的老爷爷老奶奶，要主动去买，让他们早点回家……

后来，儿子去到他爷爷奶奶家，把他们正在用的，或退役的菜刀、剪刀统统收拢来，还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，就此成了那位大爷的“大客户”，还美其名曰“支持老爷爷的生意”。

“戥剪子喽，磨菜刀”的吆喝声依旧回荡在小区里，老手艺固然要传承，但比老手艺更值得传承的是爱心，是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。

春雨

□徐泰屏

一场如约而至的早春细雨，让我在习惯遗忘和沉默的日子里，又一次想起了诗圣杜甫那首《春夜喜雨》，并用抑扬顿挫的音调，把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，直读得云水声响，音韵悠扬。

在离开课堂30多年和接受了一场春雨的洗礼之后，我在芳草萋萋、花树摇曳的江南，蓦然觉得这首五言律诗，原来是如此贴切、传神与生动。特别是那个“潜”字和“润”字，让人在早春二月的山山岭岭，逼真形象地看到了春雨初来时蹑手蹑脚的模樣，以及霏微细雨那无比温柔而妩媚的姿态。

杜甫的诗句，既让我们诗意地领略了春雨的美丽，又让我们找到了一条深入春天的路径。那如烟似雾的霏霏细雨，是季节抽出的动人情丝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飞絮一样充满了江南的天空，晨露一样酥柔着江南的土地。空蒙、迷离的细雨，用入人心肺的轻柔与摩挲，让因为寒冷而僵硬的季节，慢慢地变得情动于衷和柔情似水。“霏微细雨湿衣裳”啊，早春的江南细雨，细细地落满吴越古道，落满汉山楚水，然后在农人们的用心感受和觉悟下，成为一种生活的经验，定格为一句句口口相授、代代相传的农谚和箴言。

如果说早春的细雨还带着几分腼腆和矜持，那么惊蛰时节的春雨，就显得大方和畅快了许多。这春雨不再是“无声的、极细的雨”和“不知不觉便湿了窗棂和花衣裙的雨”。在隆隆的雷声中飘洒而下，有声有色的惊蛰之

雨，使一幢幢立于小桥流水之畔的江南屋宇，有了清脆悦耳的檐滴，让山野里的沟沟渠渠有了潺潺的流水。一只又一只青蛙在惊蛰的雨中，争先恐后地爬出了冬眠的洞穴，在或大或小的水田里，在亦方亦圆的池塘中，兴奋地“咕咕咕”叫个不停，仿佛在欢呼和喝彩，与隆隆的春雷一起，构成了一曲大自然的奏鸣曲。

经过惊蛰之雨沐浴的一棵树垂柳和一茎茎小草，也赶场般生出了鹅黄嫩绿的叶芽。那些肥瘦有别、高矮不齐的一株株油菜，更是用一朵朵黄灿灿的小花，把广袤的田野开成了一片片金色的海洋，使江南的春天变得丰满性感、妖娆多姿。

接下来的清明雨，以其固有的霏霏之态，更具气势和规模。江南大地水满池塘，河流丰沛充盈。这时候，总有一只只春燕斜斜地飞成风景，总有布谷鸟的声音湿漉漉地穿透清明的雨幕，成为一种深情的呼唤，让青箬笠、绿蓑衣的农人们，把一块块涨满春雨的田垄，弄出了一地的犁耙水响。在清明雨纷纷下过之后，山花就一个劲儿地开了，树木就急匆匆地绿了，竹笋就削尖脑袋钻出了地表，那一颗颗生着白玉一般须芽的稻种，就一天天长成了茁壮的秧苗……清明雨是春天的极至之雨，它让江南的春天花枝招展、热闹非凡。

从立春到雨水，从惊蛰到春分，从清明到谷雨，江南的春天，总是充满了淅沥的雨声。一场又一场张弛有度、舒缓有序的春雨，在孕育和完美江南春天的同时，也让人们懂得了热爱和珍惜。



双兔

□苗德志

书画篆刻家、评论家。沈阳市政协委员、辽宁省科学院美术中心研究员、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、辽宁省华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侨联特聘专家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
一版编辑：吴天奇
一版美编：冯漫图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